

## 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的语义功能及演变研究

涂红梅<sup>1</sup> 赵艳霞<sup>2</sup>

(1.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17; 2.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 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 以 2000—2024 年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性质、特征、语义功能及演变规律。新兴类词缀是介于词根与纯词缀间的动态成分, 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广泛性、灵活性和短暂性等特征。其语义功能包括指示词汇范畴、评价情感、描述特征、分类群体和强化语气。其演变受社会文化变迁、语言规律、媒体传播和政策规范驱动, 体现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揭示汉语词汇系统的活力与适应性。

**关键词:** 汉语词缀; 类词缀; 新兴; 语义; 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4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916(2025)16-0089-04

DOI: 10.16721/j.cnki.cn61-1487/c.2025.16.014

## On the Semantic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Emerging Affixoids in Modern Chinese

Tu Hongmei<sup>1</sup> Zhao Yanxia<sup>2</sup>

(1.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2.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Urumqi 830000)

**Abstract:**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emerging affixoids in modern Chinese between 2000 and 2024, investigating their nature, characteristics, semantic functions, and patterns of evolution. Emerging affixoids are dynamic elements situated between roots and pure affixes, marked by novelty, creativity, extensiveness, flexibility, and transience. Their semantic functions include marking lexical categories, evaluating emotions, describing attributes, classifying groups, and intensifying tone. Their evolution is driven by sociocultural change, linguistic regularities,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policy norms, demonstrating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and revealing the vita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Chinese lexical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affix; affixoid; emerging; semantics; evolution

在现代化进程中, 现代汉语产生了大量的新词语, 促成了词汇系统的快速更新。在产生的新词里, 词缀化现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语言学问题, 这表现为纯词缀的新用与类词缀的新兴出现。其中, 类词缀作为介于汉语词根和词缀中间状态的语言成分, 具有不稳定性, 能够不断地新生, 成为构成并派生大量新词语的关键。

新兴类词缀是一个历时时期内语言发生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 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创造性和适应性, 体现出语言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 以近 20 年 (2000—2024 年) 的新兴类词缀作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新兴类词缀的定义、特征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新兴类词缀的语义功能及其演变进行阐释。

## 一、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的性质

词缀是一种附着在词根上的语素, 能够构成新词

或者改变词的意义, 主要分为两类: 纯词缀和类词缀。纯词缀, 即典型词缀, 特点有四: 自源性、相对定位、语义上带范畴性、复呈性<sup>[1]</sup>。纯词缀的数量较少, 如《现代汉语词典》仅标示了 20 个词缀, 包括“阿”“老”“有”等 3 个前缀, “头”“性”“然”等 17 个后缀。这些纯词缀的语义已完全虚化<sup>[2]</sup>, 主要承担语法功能, 用于构建新词和标示词性。

## (一) 类词缀的形态特征与演变趋势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部分具有词缀特征的“构词成分”, 它构词时有一定规律, 是为类词缀。吕叔湘 1942 年提到, 在地道的词缀之外, 现代汉语的组合式复词中常出现近似词头、词尾的成分, 这些成分的意义较为相近又往往各自均有适用的处所<sup>[3]</sup>。1978 年, 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开始用“类前缀”与“类后缀”的概念指称这些成分, 并作了明确解释, 谓有不少语素接近于前缀和后缀的功能, 但又还“差点

儿”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前缀和后缀定义<sup>[4]</sup>。所谓“差点儿”,是因为这些类前缀、类后缀在语义上还未完全虚化。即,类词缀与纯词缀一样,都具备词缀构造新词、标记词性、表达特定语法关系等基本特性。但二者在语义含义、虚化程度和类化层次上有明显的区别。纯词缀已不携带任何实际语义,只发挥语法功能,虚化程度较深,类化层次更高。类词缀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词的独立性,发挥出词缀的功能,语素意义也有所虚化,但保留了一部分词根意义传递出的语义信息。此外,根据吕叔湘、马庆株等学者的既往研究,类词缀还表现出与传统纯词缀所区别的独特特征:产生的时间较晚,由具有意义的词根或词演变而来,构成的新词以三音节或多音节为主等<sup>[5]</sup>。

类词缀是介于词根与纯词缀两者之间的中间成分,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郭良夫曾指出,类词缀被语言使用主体在更广泛范围内使用,使用频率显著增多,就会演变为名副其实的前缀或后缀<sup>[6]</sup>。这说明在语言的发展中,类词缀是一个动态的半开放的类。站在历时角度上来看,很多词根可能会演变为类词缀,类词缀自身既可能会回归为词根语素,也可能语义彻底虚化而演变为典型词缀。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消亡,也可能不断新生。因此,站在我们所处的时间节点上对类词缀进行分析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和汉语词汇的演变规律。

## (二) 新兴类词缀的界定与特征分析

在最新的历时时段内产生的类词缀可称为新兴类词缀。缪小放于1999年在吕叔湘提及的类词缀之外,补充了“小”“软”“硬”“热”“星”“坛”“际”“难”“霸”“族”“感”“爷”等13个类词缀,称为“新兴类语缀”<sup>[7]</sup>。其产生,是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促使现代汉语迅速变化发展,新的语言现象不断更生,类词缀作为语言中的活跃成分也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本文将21世纪(2000—2024年)以来产生的类词缀归为“新兴类词缀”。这些类词缀的“新兴”特质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新颖性。新兴类词缀往往是新近出现的类词缀。刘叔新认为一个词语从无到有的出现,到成为大家熟悉的普通词大约需要十五到二十年时间<sup>[8]</sup>。与新词语一样,类词缀新鲜的性质消失殆尽后,就退出新兴类词缀的范围。且新世纪现代汉语的发展处在新媒体主导的语言环境下,更迭周期甚至更短。二是创造性。新兴类词缀常常是在

原有词缀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或借鉴外来语言元素形成的,不仅能派生出大批新词语,还能影响与之相关的一群词语的词义发生变化<sup>[6]</sup>。三是广泛性。新兴类词缀是现代汉语中的实义语素通过隐喻、转喻等方式虚化或泛化产生,又或是外来语素汉化,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的词汇构建中。四是灵活性。新兴类词缀常被语言主体直接类化构造新词以快速适应语言环境的变化,这些新词尚未充分语法化,所以词缀的使用位置较为灵活。五是短暂性。新兴类词缀可能只在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群体中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会被淘汰。

## 二、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的语义功能

21世纪以来,新兴类词缀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其数量、构词方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如王玲芳论述了“半”“超”等五十个<sup>[9]</sup>;董正存探讨了“族”“迷”“热”等三个<sup>[10]</sup>;李蓓论述了“高”“多”等四十一个<sup>[11]</sup>;邹晓玲论述了“非”“可”等二十四个<sup>[12]</sup>;耿彦秋讨论了“被”“裸”等三十三个<sup>[13]</sup>。这些新兴类词缀与类词缀相比,语义更为实在,多停留在原有语素引申的阶段,具有更明确的语义指向。因此,在现代汉语中,新兴类词缀往往能够发挥多种语义功能。

### (一) 表词汇所属范畴的指示功能

如“-吧”,源自英文bar,即小酒馆,后扩展至更多的现代化室内娱乐休闲服务场所,出现了茶吧、餐吧、氧吧等。又从实体场所扩展到虚拟空间,如“贴吧”。“微-”,表“微小、微型”之义,随着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的兴起,衍生出了系列派生词,如“微表情”“微新闻”“微访谈”等。“闪-”,本义为闪电、闪耀,在虚化的类词缀中用于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快速发生”,如“闪婚”“闪离”“闪送”等。

### (二) 表情感色彩的评价功能

如“-控”,原为日语“コン”的音译,用来指称“极度迷恋某种事物的人”,略含贬义色彩,进入汉语后泛化为“极其喜欢某事物的人”,表示一种强烈的偏好,偏中性色彩,如“手机控”“颜控”等。“宅-”,由日文“お宅”衍生出来,指喜欢且长期待在家里,较少甚至无社交的群体,语义的感情色彩根据语境而异,如“宅男”“宅女”偏贬义色彩,而“宅文化”“宅经济”却并不含贬义。

### (三) 描绘事物特征的描述功能

如“-热”,本义为温度高,泛化表示某物或某人的

流行程度或流行趋势。如“电商热”“房地产热”。“硬”,本义为物体内部的组织结构紧密、受外力作用后不容易改变形状,跟“软”相对。随着“软-”作为类前缀的新词的产生和稳定使用,语言中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以“硬”为类前缀的附加式新词,如“软着陆”对“硬着陆”、“软广告”对“硬广告”、“软实力”对“硬实力”等。再如“云-”字,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云”的实义隐喻化,用来表示“云计算提供的服务可以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如“云监工”“云技术”“云养”等。

#### (四) 区分不同群体或类型的分类功能

如“-族”,借用“民族”“族群”等原有语义来创造新的群体标签,泛化表示具有共同特点或爱好的人群,如“背包族”“蚁族”“低头族”等。而“-友”,本义为朋友,现语义逐渐泛化,可指称“现实中可能并不认识,但是通过互联网方式联系在一起,或是有某种共同兴趣爱好的群体”,如“驴友”“发烧友”“票友”等。

#### (五) 加强语气或表达强度的强化功能

“爆-”,本义为炸裂发声,语义虚化后表示极强的程度,如“爆冷”“爆红”“爆笑”等。“狂-”,原本指任性或骄恣的态度,语义虚化后表示程度很高,如“狂顶”“狂刷屏”。“辣-”,本义为刺激性的味道或凶狠,在语义虚化后表达强烈的感觉,如“辣舞”“辣眼睛”等。

### 三、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的演变

新兴类词缀极大地丰富了21世纪汉语系统的词汇构成,深刻地反映了语言与现代社会文化互相交织、互为影响的特点和趋势。因此,新兴类词缀的使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有些会逐渐被固定下来成为常用的构词成分,而有些则可能只是短暂的流行,随后就被淘汰。总的来说,新兴类词缀处于一种复杂的演变状态。究其根本,新兴类词缀的演变受到社会文化变迁、语言内外发展规律、媒体传播、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一) 社会文化变迁驱动新兴类词缀演变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变化通常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能够最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思想的演进<sup>[14]</sup>。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和思想不断变化,一些新兴类词缀会因为失去相关的背景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又会因为新概念的出现产生新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到,在现代汉语中以

“族”“热”和“零”为代表的类词缀派生出新兴词汇在网络语言和流行文化中被广泛使用,能够反映出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或社会趋势。如“-族”构成的新词汇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社会群体的细分化。“-热”这种用法体现了现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零-”则是由于现代消费者对健康的注重,环保意识的增强而派生出的一系列相关的新词汇,如“零添加”“零糖”“零脂”等。

#### (二) 语言发展规律催生汉语词缀创新

语言自身的演化规律也促使一些新兴类词缀被吸收为典型词缀或者回归到实词语素。这种规律一方面来自现代汉语内部的自我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外来词进入汉语,推动现代汉语的发展和演变。不同的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加深,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以音译、意译等方式导致新的类词缀产生。比如“秀”(“show”的直译),随着电视节目、网络综艺和娱乐活动的多样化发展,获得了“展示、表演”的新兴意义,如“百变大咖秀”“真人秀”等。“-门”,作为新兴类词缀,取自于英文后缀“-gate”,如著名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故而“-门”进入现代汉语中带有负面含义,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得到广泛使用,产生了“奶粉门”“拉链门”等词语。

#### (三) 媒体传播效应推动汉语词缀演化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环境里,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都具有普及性、即时性和互动性,加快了语言创新的速度,扩展了新语言接受的范围。这表现在新媒体内容的创作者群体较为多元,新媒体用户可以采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表达形式,为新词汇以及新兴类词缀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创造空间。新词汇、新兴类词缀一产生,经大数据高效推广,就能够迅速且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一个时期内的热词。如“-哥”,原指有亲缘关系、年龄较长的男子,随着“犀利哥”走红,迅速得到大众的讨论和接受,产生了诸多以“哥”为词缀的新词,用来指代引起他人关注的人,如“淡定哥”“小孩儿哥”等。应该注意到,在某一时期内被广泛讨论的词汇及其词缀的流行与新媒体上的话题讨论热度紧密相关。当某个话题或事件热度下降,不再受到关注,这些词汇与新的类词缀就会逐渐淡出主流视野甚至很快消失。

#### (四) 政策导向规范新兴词缀健康发展

新兴词缀的涌现为现代汉语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可能引发理解上的歧义和交流障碍。为保障语言的清晰度、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国家语委、语信司等机构对新兴词缀的使用频率和接受度进行评估,以判断其是否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有益且被广泛接受的词缀被正式纳入词典和语言标准中,而可能引起混淆的词缀则会受到限制。如“-主”这个新兴类词缀的广泛应用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用来描述具有特定兴趣、职业或生活方式的人群,如“版主”“吧主”“群主”等,其中“版主”“群主”已被部分权威词典收录,显示了它们已被认可并融入规范的语言体系。语言规范化机构的介入对于促进新兴词缀的有序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在新词汇的引入与维护语言稳定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确保了汉语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通过审慎的评估和规范,可以确保新兴词缀在丰富语言表达的同时,不会造成语言的混乱和交流的障碍。这种策略性监督有助于确保语言创新,能够增强而非削弱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促进语言的统一性和功能性。

#### 四、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21世纪以来现代汉语中新兴类词缀的特征及其语义功能,新兴类词缀因其新颖性、创造性、广泛性、灵活性和短暂性,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发挥了独特的语义功能,而且也揭示了语言与社会、文化、科技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新兴类词缀的演变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活力与适应性,展示了语言如何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更新和丰富。

未来的研究应继续关注新兴类词缀的语料积累和动态变化,结合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把握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过程。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将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创新机制及其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作用,为汉语词汇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 参考文献:

- [1]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J]. 中国语言学报, 1995(6): 101-137.
- [2]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29.
- [3] 吕叔湘. 汉语语法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517.
- [4]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40.
- [5] 沈孟璆. 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4): 93-99.
- [6] 郭良夫. 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J]. 中国语文, 1983(4): 250-256.
- [7] 缪小放. 新兴类语缀例释[J]. 语文建设, 1999(3): 40-43.
- [8]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83-285.
- [9] 王玲芳. 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语缀)研究[D]. 南宁: 广西大学, 2001.
- [10] 董正存. 关于几个新兴“词缀”的探讨[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1): 8-10.
- [11] 李蓓. 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 [12] 邹晓玲. 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探析[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 [13] 耿彦秋. 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 [14] 陈原. 语言与社会生活: 社会语言学札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

**作者简介:**涂红梅(1974—),女,汉族,江苏泗洪人,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赵艳霞(1974—),女,满族,新疆额敏人,新疆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责任编辑:张震)